

文艺理論譯丛

2

文艺理論譯丛

文艺理論譯丛編輯委員會編

第二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

編輯者：文艺理论译丛編輯委员会

北京西郊中國村中国科学院社会室

出版者：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印刷者：新华印刷厂 發行者：新华書店

書號682 字數198,000 開本787×1092 $\frac{1}{25}$ 印張9 $\frac{5}{25}$ 插頁5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8700 冊 定價(7)0.90元

統一書号：10019·682

定 价：0.90 元

1904/13

目 录

“人間喜劇”前言·····	(1)
〔法〕 巴尔扎克	陈占元譯
評雨果的戏剧和詩·····	(17)
(一)“欧那尼”或者卡斯提的荣誉	
(二)“光与影”	
〔法〕 巴尔扎克	李健吾譯
致“星期报”編輯意保利特·卡斯狄叶先生书·····	(33)
〔法〕 巴尔扎克	沈宝基譯
巴尔扎克葬詞·····	(42)
〔法〕 雨果	李健吾譯
巴尔扎克論·····	(45)
〔法〕 泰納	鲍文蔚譯
关于巴尔扎克·····	(105)
〔法〕 左拉	錢鍾书譯
巴尔扎克小說的历史意义·····	(107)
〔法〕 布呂及耶尔	李健吾譯
书信十四封·····	(115)
〔法〕 巴尔扎克	成鈺亭譯

巴尔扎克之死..... (141)

〔法〕 雨果

陈占元译

巴尔扎克怎样给人物取名字..... (146)

〔法〕 戈日朗

王道乾译

对于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一个批判的

考察(下)..... (156)

〔德〕 马克思

易克信译 谢宁校

資 料

现实主义..... (209)

〔苏〕 杰尼索娃

于海洋译

編后記..... (227)

插图

巴尔扎克雕像

“人間喜剧”初版的广告

“老姑娘”中一頁的校样

“人間喜劇”前言

〔法〕 巴尔扎克

当我把一部动笔写了快有十三年的作品命名为“人間喜劇”的时候，我必须說出这个作品的思想，叙述它的起源，簡略地說明它的計劃，同时努力使自己象是局外人似的談这些事情。这件事不象讀者可能設想的那样困难。作品寥寥使人自視甚高，大量劳动使人虛怀若谷。这个見解可以說明高乃依、莫里哀^①以及其它偉大作家对自己作品的估价：要比美他們的精心杰构虽然不可能，但是想在这种感情上师法他們是可以的。

“人間喜劇”这个基本意思，在我的脑海里，最初象一个美梦，象一种不能实现的計劃，我对它反复思量，又让它飄然远引；又象一个幻想，它微笑着，露出一張女性的臉龐，但馬上又展翼振翅，飞回奇幻的太空。可是这个幻想，也如許多幻想一样，却化为现实，它发号施令，它有束縛力量，非听从它不可。

这个意思的起因是人类和动物的一次比較。

如果認為居維埃和饒夫华·圣伊莱尔^②最近展开的轰轰烈烈的論爭是以一种科学上的革新作为根据的話，那是一种錯誤。“統一圖

① 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是法国十七世紀杰出的悲劇作家，他奠定了法国古典戏剧的基础。莫里哀 (Molière, 原名約翰·巴提特·包克兰 Jean-Baptiste Boquelin, 1622—1673)，法国最偉大的喜劇作家。

② 居維埃 (Georges Cuvier,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比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饒夫华·圣伊莱尔 (Geoffroy Saint-Hilaire, 1772—1844)，法国博物学家。他第一次在法国讲授动物学。他还建立了胚胎学。他的“統一圖案”对巴尔扎克有很大影响。

案”曾以別的名目成為過去二百年間最偉大的思想家探求的對象。當我重讀象斯維登堡、聖馬丹[Ⓐ]……等從事鉅研科學與無限的關係的神秘主義作家的多么不可思議的作品，和象萊卜尼茲、貝丰、查爾·波奈[Ⓑ]……等自然科學方面最優異的天才的著作的時候，我在萊卜尼茲的原子論，貝丰的有機分子微粒論，尼特海姆[Ⓒ]的營養力說，在1760年寫過：“動物之繁殖與植物同”的思想頗為奇拔的查爾·波奈的孕藏學說里面，找到了“統一圖案”作為根據的“我為我”這個偉大法則的基本觀念。動物只有一種。造物主只使用了同一個模型來創造一切有機存在。動物是這樣一種元素，它的外形，或者說得更恰當些，它的形式的種種差異，取決於它必須在那裡長大的環境。動物類別就是這些差異的結果。這種學說與我們對於神力所抱的見解不謀而合，提出這種學說並給它以支持正是在深奧的科學這一部門里戰勝了居維埃的饒夫華·聖伊萊爾的不朽的榮譽，這次勝利曾博得偉大的哥德最後寫的一篇文章的稱譽。

這種學說在尚未引起上述的論爭很久以前，已經深入我心，我曾注意到，在這一點，社會和自然相似。社會不是按照人類展開活動的環境，把人類陶冶成無數不同的人，如同動物之有千殊萬類么？士兵、工人、行政人員、律師、有閒者、科學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詩人、窮人、教士之間的差異，雖然比較難於辨別，却和把狼、獅子、駱、烏鴉、鯊魚、海豹、綿羊區別開來的差異，都是同樣巨大的。因此，古往今來，如同有動物類別一樣，也有過社會類別，而且將來還有。貝丰想寫一部書講述全體動物，他完成了一部卓越的著作，我們不是也該替社會寫一部這類的作品么？但自然給動物的千殊萬類安設了一些

Ⓐ 斯維登堡 (Em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 瑞典神秘論者。聖馬丹 (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 1743—1803), 法國神秘論者，他們對巴爾扎克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 萊卜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 德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貝丰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 法國著名博物學家。查爾·波奈 (Charles Bonnet, 1720—1793), 瑞士博物學家。

Ⓒ 尼特海姆 (Jean Tuberville Needham, 1713—1781), 英國物理學家。

界限，社会却毋需局囿于这些界限之内。当貝丰描写獅子的时候，他用三言两語把母獅講完了；可是在社会里，女子不一定总是公的母。一对夫妻里面，可能有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人。商人的妻子有时堪作国王的配偶，而国王的配偶往往比不上艺术家的妻子。社会环境有一些自然界不許有的偶变，因为社会环境是自然加社会。单拿两性來說，社会类别的描写应当比动物类别的描写多一倍。总之，动物彼此之間，惨剧很少，混乱也不常发生；它們只是互相角逐，沒有別的。人們也互相角逐；可是他們或多或少的智慧把战斗弄得特別复杂。虽然有些科学家还不愿意承認兽性借一道浩瀚的生命之流涌进人性里面，不过杂货商人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而貴族有时会淪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再說，貝丰觉得动物的生活非常簡單。动物用具少，既无艺术，也无科学；同时人却根据一种尙待探討的法則，习于把他們的风俗、思想和生活都在一切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設的东西里面表現出来。呂文奧厄克、斯万迈尔潭、斯巴兰查尼、萊奧繆尔、查尔·波奈、穆勒尔、哈莱尔，[⊖]以及其他勤勤懇懇的动物志家虽然証明了动物的风习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不过，每只动物的习惯，至少在我們看来，在任何时代都經常是相同的；可是，国王、銀行家、艺术家、資产者、教士和穷人的习惯、服装、言語、住宅，是完全不相同的，并且随着文明程度的高下而起变化。

因此，我要写的作品必須从三方面着笔：男子、女子和事物，也就是人物和他們的思想的物質表現；总之，就是人与生活，因为生活是我們的衣服。

当我们查考那些称为历史的臚列事实的枯燥无味的总目的时候，有誰沒有看見，在埃及、波斯、希腊、羅馬，各个时代的作家都忘了

⊖ 呂文奧厄克(Antoine Leuwenhoëc, 1632—1723)，荷兰解剖学家。斯万迈尔潭(Jean Swammerdam, 1637—1680)，荷兰博物学家。斯巴兰查尼(Lazzaro Spallanzani, 1729—1799)，意大利生物学家，他在有关血液循环、消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成就。萊奧繆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法国物理学家，在博物学方面，尤其是对于无脊椎动物和昆虫的研究，也有很大貢獻。穆勒尔(Othon-Frédéric, 1730—1784)，丹麦博物学家。哈莱尔(Albrecht von Haller, 1708—1777)，瑞士植物学家。

給我們写风俗的历史。貝特洛納講羅馬私人生活的片断^㉑只能激起我們的好奇心，沒有使这种好奇心得到滿足。巴特呂米神甫注意到了历史方面这个巨大的缺陷之后，用毕生的精力在“小阿那卡尔西示希腊游記”^㉒里面縷述希腊的人情风俗。

可是一个社会所提供的三四千个人物的戏剧，如何能够使它引人入胜呢？如何能够同时使詩人、哲学家，以及要求用警策动人的形象表达的詩和哲学的群众喜欢呢？我虽然能够理解这部描写人类感情的历史的重要和美妙，却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写出来；因为，直到当代为止，最出名的讲故事的人使用了他們的才华来塑造一两个典型人物，描繪生活的一个面貌。我心里存着这种思想讀了司各德的作品^㉓。司各德这个近代的即興詩人，当时曾使一种不公平地被称为二流的文体具有一种浩瀚磅礴的步驟。塑造出达甫尼示与克劳厄、罗兰、亞馬的示、巴奈茲、堂·吉訶德、曼儂·掇实戈、克拉莉斯、勒甫萊斯、魯濱遜·克勞梭、吉尔·布拉斯、奧西昂、玉莉·代唐日、道比叔叔、維特、勒奈、柯琳娜、阿道尔夫、保尔与維尔吉妮、貞妮·丁納、克里伐豪斯、爱芬豪、曼佛萊德、迷娘^㉔等人物来跟社会身份竞赛，比之将各民族里几乎千篇一律的事实加以整理，探討廢弃不用的法律的精神，編制愚弄人民的理論，不然就象某些形而上学者那样，对存在加以闡釋，不是的确困难得多嗎？首先，这些人的存在，同他們在那里生活的世代的存在相比，变得更为悠久、更为真实确凿，他們差不多总是必須作为反映現在的一个偉大形象，才活得下去。这些人物是从他們的时代的五脏六腑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感情都在他們的皮囊底下悸动着，里面往往掩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

㉑ 貝特洛納(Pétrone)，拉丁作家和詩人。他的作品“沙提里孔”(Satiricon)里面有关羅馬风俗的描写。

㉒ 巴特呂米(Jean-Jacques Barthélemy, 1716—1795)，法国学者，他的作品“小阿那卡尔西示希腊游記”(Voyage du jeune Anacharsis en Grèce)描写了紀元前四世紀希腊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

㉓ 司各德(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小說家，他的作品对十九世紀初叶法国作家有很大影响。

司各德这样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这种文体每百年間把一些不朽的金剛石鑲嵌在修文习艺之邦的詩的王冠上面。他在小说里面表现了古代的精神,他把戏剧、对话、画象、风景、描写结合在一起;他把奇妙和真实——史詩的两种元素放进小说里面,使穷室陋巷亲切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可是,因为司各德沒有想象出一套理論,而只是在工作的热情中,或是由于这种工作的必然結果,才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式,他便沒有想到把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調整成为一篇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这位偉大的苏格兰作家并不因为缺乏这种联系而减色,但

- ⑨ 达甫尼希与克劳厄 (Daphnis et Chloé), 四世紀希腊作家耶古斯 (Longus) 同一名字的牧歌小说中的主人公。罗兰 (Roland), 十二世紀法国紀功詩“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中的主角。亚馬的示 (Amadis), 十六世紀西班牙騎士小說“高卢的亚馬的示”(Amadis de Gaule)里面的主人公。巴奈茲 (Panurge), 十六世紀法国大作家拉伯雷的小說“巨人傳”中的人物。曼儂·摄实戈 (Manon Lescaut), 普里浮神父 (Abbé Prévost) 同一名字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克拉莉斯 (Clarisse) 和勒甫萊斯 (Lovelace), 十八世紀英国小說家李查孙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的小說“克拉里斯·哈劳” (Clarisse Harlowe) 中的主角。吉尔·布拉斯 (Gil Blas), 十八世紀法国小說呂夏茲同一名字的小說的主人公。奥西昂 (Ossian), 三世紀苏格兰傳說中的行吟詩人, 十八世紀英国馬弗臣 (Macpherson) 曾假托奥西昂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奥西昂詩集”。玉莉·代唐日 (Julie d'Étanges), 十八世紀法国大作家卢騷的小說“新爱罗綺思” (Nouvelle Héloïse) 中的主人公。道比叔叔 (Mon oncle Tobie), 十八世紀英国作家斯泰納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的小說“特里斯丹·山地” (Tristram Shandy) 中的主角。勒奈 (René), 十九世紀法国作家沙多伯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同一名字的小說的主人公。柯琳娜 (Corinne), 十九世紀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 (Madame de Staël, 1766-1817) 同一名字的小說的主人公。阿道尔夫 (Adolphe), 十九世紀法国作家班日曼·龔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 同一名字的小說的主人公。保尔与維尔吉妮 (Paul et Virginie), 十八世紀法国作家貝尔納丹·德·圣彼得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 同一名字的小說的主人公。貞妮·丁納 (Jeanie Deau), 司各德的小說“密得罗西恩的中心” (Heart of Midlothian) 中的人物。爱芬豪 (Ivanhoe), 司各德同一名字的小說中的主角。曼佛萊德 (Manfred), 十九世紀英国大詩人拜倫 (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1788-1824) 同一名字的长詩中的主角。迷娘 (Mignon), 哥德的小說“威廉·迈斯特” (Wilhelm Meister) 中的人物。

看到这种缺乏,使我同时又发觉了有利于完成我的作品的方案,又发觉了完成这部作品的可能性。司各德始終保存着自己的本色,但又始終能獨創新意,他的惊人的丰产虽然使我目瞪口呆,不过我并没有感到絕望,因为我在人性的千殊万类中发见产生这种才能的原因。偶然是世上最偉大的小說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書記。編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結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許可以写出許多历史家忘記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說风俗史。持之以恒,百折不撓,我也許可以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紀法国的作品,羅馬、雅典、推罗、曼菲斯、^①波斯、印度,都沒有給我們留下这样一部讲述它們的文明的作品,我們都引为憾事,但那位勇敢和耐心的蒙泰依^②,却师法巴特呂米神甫,給中世紀完成了这部著作,可是作品的形式却不大能够引人入胜。

这种工作还算不了什么。只要严格模写现实,一个作家可以成为或多或少忠实的、或多或少成功的、耐心的或勇敢的描繪人类典型的画家、讲述私生活戏剧的人、社会设备的考古学家、职业名册的編纂者、善恶的登記員;可是,为了得到凡是艺术家都会渴望的贊詞,不是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現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寻出隱藏在广大的人物、热情和故事里面的意义么?在寻找了(我没有說:寻到了)这个原因,这种动力之后,不是还需要对自然法則加以思索,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則,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們接近嗎?这些前題虽然牽涉甚广,单独它們就可以成一巨帙,可是如果要使这部作品作到完整,就必需給它一个結論。这样描繪的社会,它本身就須要帶有它的运动的理由。

作家的法則,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我不怕这样說)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則,就是他对于人类事务

① 推罗(Tyr),古代腓尼基的城市。曼菲斯(Memphis),古代的埃及城市。

② 蒙泰依(Alexis Monteil, 1769-1850),曾任軍事学校历史教官,著有“近五百年各种等級的法国人的历史”(Histoire des Français des divers états aux cinq derniers siècles)。

的某种决擇，就是他对于一些原則的絕對忠誠。馬基雅弗利、哈布士、博須埃、萊卜尼茲、康德、孟德斯鳩[㊟]就是科学，政治家則应用这种科学。圣彼得和圣保罗[㊡]是一些体系，把这些体系予以实施的就是教皇。“一个作家在道德上和在政治上應該持有固定的見解，他應該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教师；因为人类是不需要导师去教他怀疑的，”波納尔[㊢]說过。我很早就把这些名言奉为准则，它們是保王党作家的法則，同时也是民主党作家的法則。因此，当人想使我陷于自相矛盾的时候，其实他不过曲解了我的一句諷刺的話，或者顛倒黑白，拿我的一个人物的話来反駁我，这是造謠中伤的人特有的慣技。关于这部作品所含的深意，这部作品的灵魂，下面所說的就是作为它的基础的几个原則。

人性非恶也非善，人生出来只有本能和能力；与卢騷所說的相反，社会不仅沒有敗坏人心，反而使人趋于完善，使人变得更好；可是利欲却同时过分地发展他的不良傾向。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我在“乡村医生”里說过，既然是压制人类邪恶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因此它也是穩定社会秩序的最大的因素。

当我们細心檢查那个根据社会的全部善恶可以說实地描繪的社会的图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教訓：思想，或者兼有思想和感情的热情，固然是社会的元素，但也是帶有破坏性的元素。在这一点，社会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相似。只有节制各民族的活力，才能使这些民族长寿。宗教界实施的教學，或更确切地說：教育，是民族最偉大的生存原則，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的手段。思想是善恶的根源，它只能受到宗教的鍛煉、制馭和領導。唯一可能存在的宗教是基督教（參閱“路易·朗拜尔”中从巴黎发出的

㊟ 馬基雅弗利 (Nicolo Machiavel,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家和作家。哈布士 (Thomas Hobbes, 1588—1679), 英国哲学家。博須埃 (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 十七世紀法国僧侶和作家。孟德斯鳩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十八世紀法国大作家。

㊡ 圣彼得 (Saint-Pierre), 耶穌的門徒；圣保罗 (Saint-Paul), 基督教最早的傳播者之一。

㊢ 波納尔 (Vicomte Louis de Bonald, 1754—1840), 十九世紀法国反动政論家。

那封信，那个年青的神秘論哲学家在信中談到斯維登堡的学說时，說明为什么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过一种宗教）。基督教創造了現代各民族，它将使这些民族生存下去。毫无疑問，这样我們才需要有君主政体的原則。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孿生的原則。这两种原則必須用法典加以限制，不許它們絕對地发展下去，因为凡是絕對的都是不好的，至于这两种原則應該受到什么限制，每个讀者都会感觉到，象这样簡短的一篇序文，是不可能談到政治問題的。因此，我不应当提到目前的政治糾紛和宗教糾紛。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当代发生的故事都強調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應該把我們的国家引导到这两条大道上去。选举是制定法律的很好的原則，我虽然并不反对选举，却不能接受那作为唯一的社会手段的选举，特别是由于选举現在組織得非常不好，因为选举并没有代表一些重要的少数，一个君主政体的政府一定会想到这些少数的思想和利益的。选举如果普及到各个阶层去的話，就会給我們一个由群众統治的政府，这是唯一的不負責任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面，暴力是沒有防范的，因为暴力就叫做法律。因此我把家庭，而不是把个人，看作真正的社会元素。在这一点，即使会受到思想落后的批評也罢，我还是贊同博須埃和波納尔的主張，而不愿意跟着現代的革新者跑。选举已經成为唯一的社会手段，我自己也使用过这种手段^①，但不該据此断定我的行为与思想之間有絲毫矛盾。一个工程师宣布某条桥快要倒塌了，誰走这条桥都有危險，可是如果这条桥是到城里去的唯一的道的話，他自己也要走这条桥的。拿破侖把选举配合我們国家的特点，作得十分成功。因此，他的立法會議里最不重要的議員在复辟时代也成为最有名的演說家。任何一个議會都比不上立法會議，如果拿一个議員比一个議員的話。帝国的选举制度，如果按照时代的变化加以修正的話，毫无疑問是最好的选举制度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这些議論有傲慢不遜的地方。人們同小說家爭吵，說他想当什么历史家，要他对自己的政論加以解釋。我这样作是

① 巴尔扎克曾参加过几次国会議員的竞选。

履行一种义务，这就是我的全部答复了。我动手写的著作，它的篇幅将等于一部历史，我必须说明这部著作的理由（依然隐秘的），它的原则和教训。

我不得不把那些为了答复有些基本上是暂时的批评而写的序文删去，我只想保存其中的一个见解。

为一个目的写作的作家，即使这个目的不过要恢复那些过去存在的道德原则，因为这些道德原则是不朽的，总是要做一项筚路蓝缕的工作。然而在思想的领域里，不管那一个人提出一项批评，或指出一种弊端，或者在恶习上做一个记号以便将它去掉，这个人总是被认作是不道德的。勇敢的作家永远难免受到不道德的非难，此外，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话，这种非难就是唯一的口实了。如果你的描写是真实的话；如果你日以继夜，辛勤不辍，终于写出了世界上最难得的文字的话，就有人把不道德这句话扔到你的脸上。苏格拉底是不道德的，耶稣基督是不道德的；他们两个人都被人用推翻社会或改革社会的罪名加以迫害。有人想杀死一个人，就给他加上一个不道德的恶名。这种手段，在政党是为惯技，却是一切使用它的人的耻辱。路得和喀尔文^①利用那些受到损害的物质利益作为盾牌，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享受了他们的天年。

在摹写整个社会的时候，在刻画出这个社会的波澜壮阔的热情的的时候，就会发生，而且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某部作品显示出恶多于善，壁画的某一部分表现出一群有罪的人，而批评界就大叫大嚷，说这是不道德的，却没有使读者注意到另一部分所含的教训，那是为了给前一部分做成一个明显的对照而着笔的。因为批评界不知道我的总的计划，况且我们也无法压制批评，正如我们无法阻止人家使用视觉、语言和判断一样，因此我对批评界就更加能够体谅了。其次，对我来说，不偏不倚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此外，作家没有决心遭

① 路得 (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的宗教改革者。喀尔文 (Jean Calvin, 1509-1564)，瑞士和法国的宗教改革者。

受批評界的火力就不該动笔写作，正如出門的人不應該期望永远不会翻风落雨一样。在这个問題上，我还要让讀者知道，那些正直不苟的道德学家十分怀疑社会显示的善行能与恶行相等，而在我所作的社会的图画里，有德行的人物却多于应该受到譴責的人物。值得非难的行为、过失、罪恶，从最輕微的直到最严重的，在这幅图画里总是受到人間的或神明的、显著的或隱秘的懲罰。我比历史家作得更好些，因为我比較自由。克倫威尔^①在世間除了思想家給他的懲罰之外，就沒有受过別的懲罰。关于这一点，学派之間还有爭論。博須埃本人对这个弑君元凶也很寬大。篡位者威廉，另一个篡位者休格·卡貝^②，去世时都在高齡，他們同亨利四世或查理一世相比^③，並沒有感到更多的內疚和疑惧。卡特琳二世的一生和路易十六的一生^④，相形之下，会使人鄙薄一切道德，如果用私人遵守的道德观点去判断他們的話；因为，拿破侖說得好，对于国王、对于政治家，有大德与小德之分。政治生活場景就以这个精辟的見解作为基础。历史的規律，同小說的規律不一样，不是以一个美好的理想作为目标。历史所記載的是，或應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小說却應該描写一个更美滿的世界，——上一世紀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奈克尔夫人^⑤說。可是如果在这种庄严的謊話里，小說在細節上不是真實的話，它就毫無足取了。司各德因为不得不符合一个本質上虛偽的國家的思想，他所写的女子在人性方面是不真實的，因为这些女子的模型是脫离旧教的人。信奉新教的女子是沒有理想的。她可能是貞节的、純洁的、有德行的；可是她那种永不外露的爱情永远是那么安靜、那么規矩，就

① 克倫威尔(Olivier Cromwell, 1599—1658), 十七世紀英国政治家。

② 威廉(Guillaume d'Orange, 1650—1702), 荷兰总督及英国国王。休格·卡貝(Hugues Capet, 938—996年間), 法国国王。

③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 法国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er, 又称查理大帝, 724—814), 法国国王和西罗马帝国皇帝。

④ 卡特琳二世(Catherine II, 1729—1796), 俄国女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 法国国王。

⑤ 奈克尔夫人(Madame Necker, 本名 Suzanne Curchod, 1739—1794), 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的母亲。

象是一样履行了的义务一样。仿佛圣母瑪利亚把智者的心腸弄得冷冰冰的，那些智者把她連同她的大慈大悲都一起从天上放逐出去。在新教里，女子在失足之后就没有任何前途；可是在天主教教会里，得到寬恕的希望却給她一种高貴的生命。因此，在新教徒作家看来，女子只有一个，可是天主教作家却在每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都发見一个新的女子。如果司各德信奉天主教的話，如果他立志要給在苏格兰先后出現的不同的社会作一种真实的描写的話，那个描繪了厄菲夫和阿丽思（他在晚年还后悔自己刻画了这两个人物）的画家也許会承認有热情的存在，以及有因热情而产生的錯誤与惩罚、和悔恨指示給他們的德行的存在。热情就是整个人类。沒有热情，宗教、历史、小說、艺术都是无用的了。

有些人士看見我搜罗了許多事实，又以热情作为元素，將这些事实如实地摹写出来，他們就不加細察，竟想象我是属于官能派和物质派的，这是同一事实——泛神論——的两面。可是人們也許可能想錯了，也許不得不想錯了。說到社会，我不相信有一种漫无止境的进步；我相信一个人自己的改进。因此，想在我的作品里面找到把人看作一个完美的造物的意图的人就大錯特錯了。“賽拉菲达”^①，这个基督教的佛陀的这种行动的学說，似乎是对于这种其实是未經考慮便提出来的責难的一个充分的答复。

在这部篇幅浩大的作品的某些片断里，我企图把一些惊人的事实广为傳播，我可以說，就是在人的身上化为无法計算的力量的电气的奇迹；可是証明有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存在的大脑和神經的現象在什么地方把社会与上帝之間确实和必須的关系搞乱了呢？天主教教义在什么地方給它們动搖了呢？如果有一天，有人用无可爭辯的事实，把思想归入流液之列，——这些流液只能够以它們的效果才显示出来，而我們的感官虽然用很多机械的手段愈加加强了，但对这些流液的本質还是看不出来的，——这件事情的后果将同克利斯朵夫·哥倫布之发现地球是圓的，伽利略之証明地球在轉动着一样。我們

① “賽拉菲达”(Séraphita)，巴尔扎克的小說，宣傳神秘主义的作品。